



不尋常的念頭

在我走過的這條敘事之路上——它起初是一個獨立的自傳性存在，卻從未帶著編輯的眼光——我並沒有遇到太多障礙，除了那些頻繁的編輯評判：它們公開表示不同意，而且往往相當強硬，聲稱這是一種敘事形式，對於一個在很大程度上由 **AMAZON-FRIENDLY** 文化塑造的讀者群來說，既不可讀，也不易消化。讀者已經習慣了那些經過認可、經過教化、並按照出版商認為可以接受的標準改編過的故事，作品本身的真實本性也常常因此喪失。所以，他們說，我的作品永遠不會合適。

諷刺的是，恰恰是這一點最讓我興奮：可以講述一個沒有審查、沒有改編的故事，寫給一位普世的讀者；在那裡，閱讀的不只是一個故事，而是一段活過的、或者想像出來的人生，可信，卻不一定要被相信。

我寫什麼，從來沒有預先定好的計畫。引導我的是我的頭腦、我的經歷、我的信念和我的幻想。在它們每一個之中，都誕生了一個人物：**耶穌**。不是靈修中描述的那一位，而是屬於行銷、銷售和企業世界的那一位；在那裡，主要的產品只有一樣：話語。

後來，出現了不同的故事，有些比另一些更有趣，但始終是敘事性的故事，從不褻瀆，也從不失敬。從中誕生了我所定義的**2000年的Gillette同事**，他存在於一家直到十九世紀末才會誕生的公司裡，卻不知怎麼成了這家公司歷史上的第一位要人。

我為什麼要講得這麼細緻？

因為就在兩天前，我給那位美國教宗寄了一封信，他的姓氏是法國姓：**PREVOST**。這讓我開始思索另一個姓氏：**GILLETTE**，一個有著法國姓氏的美國人。

我停下來，想了想自己的角色，幾乎就像我被委派去講述一個專案的真相：第一次測試是有品牌的產品，第二次是沒有品牌的產品。

如果事情真是這樣呢？

那麼也許，我只是享受了做一個不用付錢的觀眾。

而我們都知道，當我們不為某樣東西付錢時，要麼它幾乎一文不值，要麼我們毫不費力地實現了一個夢想。

Ferdinando